

小卖部旧貌换新颜

◎李珊

乡村小卖部，是一个村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也是一份抹不去的乡愁。

前几天回老家，我去小卖部买东西，惊喜地发现，昔日记忆中的小卖部已经换了新颜。

小卖部位于村庄偏东方向，紧挨着小学，距离我家大概一公里的距离，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光顾过那里了。我漫步在通往小卖部的主干道上，看见两边平房像积木一样紧密排列着，墙面统一被刷成白色，红色大铁门间隔穿插其中。几乎每家紧挨墙根的长方形菜地里都长着大葱，架上悬挂着长短不一的黄瓜、豆角。

走在这条路上，我仿佛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那时我每天上学和小伙伴都会走这条路，一年又一年，从泥泞的土路走到干净平整的沥青路，见证着两旁房屋从青石瓦房变成整齐平房。

想着想着便到了小卖部，它坐东朝西，是由老板家的西偏房改造的。门头高挂着长方形牌子，上面红底白字写着“友邻商店”，牌子下面是一个大窗户，通过窗户可以选购物品。

我走近窗户，像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以前这个商店没有名字，只叫小卖部。我无数次光临这里，站在窗外，踮起脚尖，好奇又兴奋地望着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拿着爸妈给的零花钱，买文具、冰棍、油盐酱醋等。那时，老板娘还很年轻，每次都笑眯眯地问我：“今天买点啥啊？”农闲时，小卖部很热闹，大人会在这里乘凉打牌，小孩子则叽叽喳喳地跑来跑去，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有时打牌还未尽兴，老板会打开门灯，供乡亲们挑灯夜玩。有时候放电影，这里更是熙熙攘攘，我们进进出出小卖部，买喜欢的零食，搬着小板凳，看电影里大大的世界，仿佛享受着城里人的“摩登生活”。

“来了来了！买点啥？”随着老板娘亲切热情的召唤，我的思绪回到了眼前。“你好，买点鸡蛋。”我抬头望着眼前这位年近百岁的老板娘，还是记忆中的长头发，只是两鬓夹杂了一点银发，两只眼睛笑得弯成了月牙，眼角有了深深的皱纹，身体微微发福。我环顾商店里面：两面货架，每面四层，左面货架从上到下排列着柴米油盐，地上几个筐子放着蔬菜水果，对面货架上则

依次放着零食、文具、洗发水、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靠窗的地方立着枣红色木质收银台，上面依次排列电子秤、塑料袋、二维码。我注意到门口整齐地摆放着大小不一的快递。

和记忆中的小卖部相比，现在的商店多了份整洁和明亮，商品种类也增加了很多，俨然缩小版的城市商店。一番叙旧，老板娘说：“虽然我们在城里买了房，但还是喜欢乡下邻居们，要是我们不开店了，乡亲们打个酱油、买个灯泡都没地方去。”她很自豪地说：“我都学会收发快递了，现在三个村的快递都可以来这里拿，很多商品都是家里的孩子给老人买的，他们也不方便去镇上取，我有空的时候就给他们送到家里去。我还给他们充话费，记了很多家孩子的电话，他们给爸妈打不通电话时，就打我这里来，我再去传达。”

走出商店，我思绪万千。这里不仅售卖商品，还有欢声笑语、家长里短，有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有一切温暖美好的东西。

童年的小卖部随着岁月流逝，与我们渐行渐远。新的商店，正以朝气蓬勃的面貌，不忘初心坚守，温暖着乡邻，成为新的时代记忆。

欠一点，刚刚好

◎段小华

哑地唱着我听不懂的歌。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就像这夕阳下的景象，欠了一点点完美，却正因为这种不完美，才显得那么真实动人。正如母亲所说，欠一点，刚刚好。

步入而立之年，面对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挑战，我依然记得母亲的话。在一个个熬夜加班的夜晚，我总是提醒自己，别忘了休息，欠一点，刚刚好。于是，我学会了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平衡，学会了在紧张的工作后，给自己留一点放松的时间。

在一次旅行中，我结识了一位朋友。我们一起登山，一起看日出。那天早晨，山顶格外寒冷，我们裹着厚厚的衣服，一起看着初升的太阳，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希望。朋友对我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我们不要追求极致，欠一点，刚刚

好。”听到这句话，我不禁笑了起来，仿佛在他乡找到了知音。原来，生活的智慧都是相通的。

渐渐地，我发现，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事物，都是欠了一点，刚刚好的。就像爱情，不能太满，太满了反而会溢出；友谊也是如此，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让彼此更加珍惜。

在这欠了一点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在不完美中寻找美好，如何在缺憾中发现圆满。每一次遗憾，每一次失落，都是生命对我们的另一种馈赠，让我们在得失之间，找到那份恰到好处的满足。

如今，当我坐在书桌前，回望过去的时光，我才发现，那些欠了一点刚刚好的日子，才是生命中最真实、最动人的篇章。它们让我懂得如何在忙碌中找到宁静，在追求中找到平衡，在不完美中发现完美。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节奏，找到那份恰到好处的满足。

五彩池

第763期

远去的赊刀人

◎苑广阔

我没事时，喜欢去附近的乡镇赶圩，北方叫赶集。多数时候都不会空手而归，总会买点什么东西带回家，有时是几斤当地村民种植的水果，样子不好看，吃起来味道却很纯正。有时是一把没有打农药、满是虫眼的青菜。

有一次赶圩，看到一个街角围了一群人，很热闹的样子。本来就无所事事的我，信步走了过去。围成一圈的，多数都是当地的中老年人，被困在中间的，则是一个脖子上挂着微型麦克风的年轻人。他的脚下放了一个大纸箱子，纸箱里面是装在小纸盒里面的菜刀。同时他的怀里，还抱着十多把菜刀。

开始以为是卖菜刀的，后来仔细一听，原来不是卖菜刀的，而是送菜刀的。按照这个年轻人的说法，这把价值几十元的菜刀，十分锋利，耐用，用上三五年都没有问题，现在免费送给“有缘人”。大家把菜刀拿回家，用着好用了，好好给他宣传一下。

看来我不是他所说的“有缘人”，他免费发菜刀时，并没有送给站在人群中的我。当然我感兴趣的，也不是他手里的菜刀，而是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他作为一个生意人，把菜刀免费送给大家，靠什么赚钱呢？

赶圩回来以后，我把这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发到朋友圈。朋友们也很感兴趣，纷纷猜测。有人说可能是加了现场围观者的微信，或者留了联系方式，先用刀，再收钱。也有人猜测，这应该是一种营销套

路，先通过免费送刀赢得口碑，等下次逢圩，再正式卖刀。还有朋友脑洞大开，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赊刀人。

赊刀人的传说，我是知道的。据说他们会背着菜刀，挨家挨户推销，但是只给刀，不收钱，而是留下买刀人的地址，过个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多年，再上门收钱。多年过去，赊刀人如果去世，就由他的儿女上门收钱；当年的买刀人如果去世，同样由他们的儿女家来还钱。

赊刀人的生意模式，给这一行当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乡里人谈起赊刀人的话题，也往往给人以讳莫如深的感觉。有次回家，和父亲聊起这个话题。父亲说，双河村我的一个表爷爷，年轻时就是赊刀人，现在仍然在世，九十多岁了。这让我吃惊不小，原来神秘的赊刀人离我这么近。我问父亲，赊刀人先给刀，过了多年再来收钱，难道不怕有人赖账不给吗？

父亲淡然地说，十里八乡的，大家都互相监督，讲究诚信，如果因为一把菜刀失信于人，以后谁还相信他？还有就是，赊刀人卖的不是一般的東西，是锋利的菜刀，这本身就带有一种令人敬畏的东西在里面。更何况，赊刀人知道买刀人的家在哪儿的，没人愿意为了一把菜刀，去冒这个风险。

听了父亲的解释，我恍然大悟。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的人都在超市、专卖店或网络上买菜刀，充满神秘色彩的赊刀人，已经远去了。

摸鱼

◎涂启智

儿时的夏天，我和一帮小伙伴儿，常常在村前小河沟摸鱼。

夏天雨水多，河沟只要涨水，就会从上游跑来许多鱼。上游的鱼又从哪儿来？我不知道，也没有细想。现在想来，多半是来自堰塘和水库。堰塘和水库有很多鱼。下大雨涨水，堰塘向外排水，水库要开闸泄洪，有些鱼便穿过拦网，顺流而下，跑到河沟里。

河沟每隔一段就有一个水凼，不会超过十平方米，一米多深，四周还有水草，鱼最喜欢藏身其中。当然，水凼往往藏不住大鱼，就算有几斤重的大鱼跑来，也很快会被大人捕捉到。水凼里常见的是鲫鱼和黄石片鱼。黄石片鱼大小，大家瞧不上眼。我们常常在河沟摸鲫鱼。鲫鱼小的不足一两，大的二三两。鲫鱼喜欢“卧泥”，即钻在水底泥污中，一动不动。摸鱼时，先把水凼里的水搅浑，鲫鱼被浑水呛得难受，就会沉入水底“卧泥”，或钻进水凼四壁的小洞穴。小伙伴们弯腰俯身，双手五指并排向水底按下去，或向小洞穴摸去。“卧泥”的鲫鱼老实，你用手掌按住它，它却不怎么动弹，也可能是动弹不了。

躲入石壁洞穴里的鲫鱼，还可能从手中滑脱。有好几次，我双手伸入洞穴，已经摸到鲫鱼，感觉不小，大概有三四两重，但它们还是摇头摆尾地逃脱。或许因为洞穴仍在水中，有水助力，鲫鱼显得机智灵活吧。

半天下来，小伙伴们个个都能摸到一两斤鲫鱼，大家用杨树或柳树枝条将鲫鱼穿成串，提在手里，光着脚丫，神气活现地“打道回府”。

鲫鱼适合煮汤，“干煮豆腐万煮鱼”。当鱼汤呈现乳白色，放一把刚从菜园采摘的鱼香叶进去，满屋子都飘荡着醉人的香气。

那时候，不但小孩子喜欢摸鱼，就连大人也喜欢。我舅舅擅长摸鱼逮鱼。舅舅站在水边，看一眼水质清浊，就能知道里面有没有鱼。别人摸过几次的水凼，舅舅还能摸出几斤鱼来。舅舅还能通过观察水质清浊程度，判断鱼的大小。

有一天中午，舅舅放工回来，路过河沟，发现一个水凼水变浑了，水面间歇性地冒出不小的气泡。舅舅认为里面必有大鱼。下午放工后，舅舅约上我的二爹一起去那个水凼，两人用脸盆一盆一盆奋力往外舀水。不到一个小时，水凼水位下降到只有半尺深，两条草鱼在里面翻起浪花。舅舅和二爹放下脸盆，直接用手去逮。经过十多分钟数个回合角逐较量，两条草鱼逐渐丧失抵抗力，终于被擒。第二天一大早，舅舅和二爹将那两条鱼提到离我们村三公里开外的三线工厂卖掉，换回十元钱，一人分得五元。两条鱼，一条一斤六两，一条三斤四两。五元钱可不是小数目，当时农村土鸡蛋五分钱一个。

小时候，河沟里不仅鱼多，泥鳅黄鳝也多。堰塘里乌龟、老鳖（甲鱼）成堆。连稻田中都能看到鱼虾、泥鳅、黄鳝，甚至乌龟。究其原因，那时种庄稼基本不施化肥农药，有利于鱼虾等生长繁殖。还有一点，可能人们未认识到泥鳅黄鳝以及乌龟老鳖的营养价值，因此没有大量捕捉。

按照母亲教的方法，我在河沟和稻田捉过不少泥鳅和黄鳝——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相互配合，中指伸向前，食指和无名指并拢向后，形成剪刀状，迅速靠近泥鳅或黄鳝中间部位，然后中指向后，食指和无名指向前合拢夹紧。泥鳅和黄鳝身上都有一层光滑的黏液，这使得它们容易从人的手中逃脱。瞬间钻进洞穴或草丛深处。

有年夏天，我在西沟堰背后山上摘山梁果（山楂），看到堰塘水面浮起很多老鳖，露出白肚皮。这是老鳖出来晒太阳。西沟堰水域面积约有八亩。我家房屋背后的东沟堰面积不到两亩，也有很多老鳖。有天中午，母亲去东沟割草，看到堰塘边有几只老鳖趴在晒太阳。她蹑手蹑脚走近，用镰刀尖扎进老鳖软甲，捕捉到两只。

在我成年以后，不但稻田再也看不到鱼虾，村前小河沟里鱼虾也销声匿迹。堰塘里乌龟、老鳖日益稀少乃至绝迹。

雨一夜未停(外一首)

◎范军

雨一夜未停。
我了解它的好恶
它轰鸣，汹涌，以蓄势而发的方式
我喜欢它跑过庭院，街道，广场
它奔涌，
驱赶并淹灭着
某些东西，在黑暗中瑟瑟发抖
直到将黑夜洗白
我知道雨霁的清晨
天空一定像一块刚擦洗过的镜子
空气也是，世界也是

雨一夜未停。它从我的天灵盖灌入
常年堆积的污浊，从我身体的豁口
流失。我的心像一面清亮的镜子
我又一次与这个世界
互感亲切，彼此怜爱

一朵云
实际上抬头就能看见。它高过头顶
仍是稻垛上看到的那朵。衣服和帽子
有金色的边，衬着白嫩的肌肤
一转眼，它已经飘过了五十年
飘过了万水千山。我埋着头
我有世间的逻辑，执念和规矩
就像绳索，套在脖子上
我从未抬头，从未瞥过它
它高过头顶
阳光高过它

此刻我看见它，一直活在这
这里。透过它
我照见另一个自己
高过稻垛和云朵

奔向远方

李海波摄



推着奶奶去散心

◎翟凌枫

奶奶突然间就老了，好像一夜东风吹过，满树梨花骤然飘落。

记得去年夏天，我还和奶奶一起去逛菜市场，到滨河公园赏荷花。那时的奶奶满面红光、走路生风，一点也不像一个耄耋老人。如今又是一年荷花开，奶奶却坐上了轮椅。

奶奶一向是个性格要强的人，生病之后，因为行动不便，她时常坐在轮椅上长吁短叹、心情郁闷。为此，每次回家，我都要抽空推奶奶出门去散散心。

清晨的阳光如同丝绸般柔和，淡淡铺洒在大地上，踏着阳光织成的“丝绸”，我推着奶奶出了门。走在树荫下，一束阳光穿透层层叠叠的枝叶，轻柔地照在奶奶布满沟壑的脸庞上。记忆中再熟悉不过的面容，不知不觉竟变得如此苍老，让我感觉到既熟悉又陌生。

推着奶奶，走在熟悉的街头巷尾，看着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少，那感觉恰似儿时奶奶抱着我在街上款款而行。走到路口的大槐树下，我们偶遇了正在纳凉的张家奶奶，一见面，情谊深厚的老姐俩就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样的话，而后依依告别。没多久，我们又到了胡同口的老孙家门口，远远就瞅见光着膀子的孙二伯正在做豆腐，一阵寒暄后，奶奶还不忘交代老孙给她留一块“豆腐边”，等逛街回来取。

穿过车水马龙的南门街，我推着奶奶到了菜市场，这里还是去年夏天的场景，好像一切都未曾改变。奶奶坐在轮椅上，像个孩子一样左顾右盼，不停地看向路两旁的茄子、豆角、黄瓜、西红柿、荆芥等应季菜品，邂逅了这些多年的“老搭档”，她的嘴角笑成了一朵花。说话间，奶奶让我把轮椅推到一个菜摊跟前，她俯下身子，顺手拿起一个光溜溜的茄子，熟练地和摊主讲好价后，麻利地挑选一袋大小一致的茄子。这一刻，仿佛奶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又成了那个腿脚灵便、精明能干的一家之主。

回家路上，奶奶的心情好了很多，不时跟我讲起我小时候的事情。她说我小时候爱吃她做的茄盒，每每做成，我都要数一下茄盒的个数，以防姑姑们趁我不在家时“偷偷”拿走一些。讲过我的糗事，她看着刚买的茄子说道：“一会儿回家咱们做茄盒吧，你给我打打下手。哎，就是不知道还能为你再做几回。”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眼角的眼泪，生怕被奶奶看见。

回家前，我们又去了趟滨河公园。一到河边，一股荷花特有的淡雅清香便迎面袭来。放眼望去，一大片碧绿的荷叶田田相依，一阵微风拂过，一朵朵风姿绰约的荷花随风摇曳，姿态万千，楚楚动人。奶奶名字里有一个“花”字，她爱养花赏花，看见这满池荷花，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温暖。我一边推着奶奶赏花，一边宽慰她：“您看您现在眼不花、耳不聋，可以看见荷花，可以听到蛙鸣，还有一大堆孝顺的子女和儿孙子女，您可要好好养病，我还等着您给我看孩子呢！”一听到未来的小重孙子，奶奶眼中立即闪烁起希望的光，看着我坚定地地点了点头。

一阵清风吹来，湖面荡起层层涟漪，荷花在晨曦的照耀下，那样优雅，那样清新，那样纯粹，让人忘记了尘世喧嚣，忘记了光阴荏苒。那一刻，推着奶奶，我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